

# 僧伽生活與回憶

關於僧侶的回憶錄

卡瑪拉·提雅瓦妮琦 著

法園編譯群 譯

一名僧侶獨自穿越山林，又濕、又冷、又餓，可能病倒或感到孤寂，

他描述當他感到振奮或挫敗時，不會因此而陶醉或感傷，而是以平常心看待。

這是令人無法忘懷的心聲——無法從任何一位行政或學者僧侶的傳記中聽到的聲音。

社會學家撰寫了兩本有關頭陀僧的書籍。史坦利·湯比亞 (Stanley Tambiah) 的《山林中的聖僧與驅邪儀式》( *Buddhist Saints of the Forest and the Cult of Amulets* )，是一部討論避邪與泰國兩大佛教體制政策的重要書籍。其中若干章節的主要內容，是寮族頭陀僧阿姜曼——一位公認具有極大影響力的教師，與阿姜曼弟子馬哈布瓦 (Maha Bua) 的弟子傳。湯比亞最感興趣的部分，是發展他對這兩位僧侶及其生活的理論，他希望知道阿姜曼是否已是一位完美的阿羅漢，馬哈



布瓦的傳記是否是一部聖徒傳，阿姜曼的教法或馬哈布瓦的寺院是否符合經典等。儘管我們在他的論述中學到頗多，但禪修傳記卻非其主要的主题，重點是依據森林僧馬哈布瓦所著的《阿姜曼傳》，以及一篇龍普汶（Luan Pu Waeen）的短文上，他推論有關「聖者」的寺院傳記，是和以佛傳為範本有關連。

在我的研究中，我對許多業已發表的回憶錄著墨頗多，這些是湯比亞未研究的部分。除了馬哈布瓦的《阿姜曼傳》之外，我用了十四篇其他的撰述，這些是不同風格的文章，它們並未參考佛傳，事實上也沒有共同點——這指出馬哈布瓦對阿姜曼生平的看法，並非典型的範例，而是個特例。

詹姆士·泰勒（James Taylor）在《森林比丘與國家》（*Forest Monks and the Nation-State*）一書中，分析阿姜曼與其弟子傳承的形成與轉變。泰勒的討論是以東北的環境與生態為依據，來追蹤森林僧逐漸適應融入當今泰國社會的現況。書中有關於阿姜曼弟子與在家居士間溝通、連繫與分派的資料，倒十分有趣。但是泰勒與湯比亞一樣，主要是從觀察政教關係中體制的演變，來研究森林僧。

湯比亞與泰勒的作品，缺乏地方傳統的強烈歷史背景，他們也未探討阿姜曼與弟子們的實際修行，我比較有興趣的是補充湯比亞與泰勒的不足。本書（編按：指《森林回憶錄》）的重點不在於森林傳統的體制變化過程，而在研究苦行僧的生活與他們修行、教導的方式。我比較有興

趣的是：他們來自何處？他們地方傳統的風貌為何？他們老師所教為何？接受何種訓練？他們的傳承為何？他們的宗教對他們與當地民眾的意義為何？他們為何認為佛法值得保存？

歷史與人類學是我研究的兩大方向。從我的觀點來看，當地歷史提供有用與可信的途徑，讓我們對泰國能有所了解，來自泰國東北的禪修頭陀僧別具一格，這是源出於寮國佛教的傳統特性。因此，透過對其地方色彩所進行的研究，可進一步了解他們。在此結合了歷史與人類學，因為在僧侶的故事中，提供了他們對宗教信仰與踐行的具體文獻。此外，誠如湯瑪斯所言，人們的生活本身即是一部經典，是他人所能讀取與明瞭的。

本書的宗旨，是希望透過頭陀大師阿姜曼與其弟子的著作、開示與談話錄音，也就是透過他們自己與他人的回憶，將他們介紹給讀者。但是「回憶」(recollection)一詞，在我的詮釋下具有另一層意義。它的英文意義相當於佛教巴利文 *anussati* (隨念) 一字，意指「追憶」、「深思」，或觀想宗教的重要主題，諸如佛、法、僧、戒。「隨念」(*anussati*) 是與「念」有關 (*sati*) 的字眼，是森林僧的修行與許多記錄回憶主題的重要部分<sup>(1)</sup>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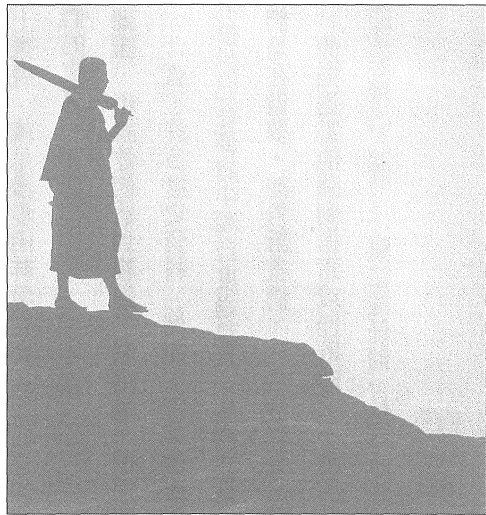
## 認識僧侶生活的一扇窗

本世紀在泰國境內有成千上萬名頭陀僧，他們的經驗十分豐富。當然，沒有更好的方法來



了解這些僧侶的佛法，只能透過他們的闡述，尤其是一些富有地方色彩與飽讀書籍的僧侶。這些內容打開了認識僧侶生活的一扇窗——一個外人所未曾批評與研究的世界。透過這扇窗，我們看見僧伽如何生活，我們聆聽他們的開示，學習他們的思想。

在此之前碰觸這類話題的一些學者，不知如何處置它們。或許他們認為在這些故事裡沒有值得探討的內容。這些僧侶談論他們的日常生活——托鉢乞食；尋覓住處與僧袍；對抗苦疾；攀山越嶺尋找合適的洞穴；穿越叢林進入村落；遭遇猛獸；與鬼怪搏鬥。對現代人而言，這些敘述似乎是另外一個世界的事。然而，近來都會人們對頭陀僧的生活，開始熱衷起來，原因或許是因為這些頭陀僧所居住的環境已經消失。如今在泰國，人們吃飯買現成的包裝食物，穿的是成衣，生病到藥房買成藥。小村落現在有道路、汽車、巴士，山林如今變成了大農場、公路與水力發電廠，老虎失去原有的森林，都在動物園裡。現代都會人唯有透過想像與森林僧所敘述的故事，才



◎當頭陀僧感到振奮或挫敗時，不會因此而陶醉或感傷，而是以平常心看待，這是種無法從任何一位行政僧或學問僧的傳記中聽到的心聲。（圖片出處：The Autobiography of A Forest Monk-Venerable Ajahn Tate）

得以想像到山中小村莊居住，在黑洞中住上幾晚，或是漫步山林與老虎迎面而遇的情景。因為這個緣故，森林僧的日常瑣事便吸引了我們的注意。

對歷史學家而言，雲遊僧的生活故事細節，也讓他們感到興趣，忽略這一環節即可能對頭陀僧產生誤解，因為這些生活故事的內容，含藏了許多歷史資料。例如，當某個僧侶看到天神或阿羅漢的影像時，我們最好是知道，這名僧侶已在禪修中獨自度過數月，他們通常沒有進食，等待這類的境遇，否則我們可能會斷言他們是在做夢。他告訴我們，一名僧侶獨自穿越山林，又濕、又冷、又餓，可能病倒或感到孤寂。他描述當他感到振奮或挫敗時，不會因此而陶醉或感傷，而是以平常心看待。這是一種令人無法忘懷的心聲——無法從任何一位行政或學者僧侶的傳記(2)中聽到的聲音。

### 〔僧侶為何要闡說他們的故事？〕

儘管這些僧侶以十分坦然、直接的方式闡說自己的故事，但他們通常不願曝光，且不以第一人稱的方式敘述。在述說或撰寫經歷時，僧侶留下自己的姓名是沒有必要的，彷彿生活只是一連串的回憶與事件。既然如此默然，我們不禁要問，他們又為何將自己的生活情形曝光？

有人猜測或許這並非僧侶本人的主意，其中一人只是在日記中記下日常生活的種種，而俗家弟子要求他將日記對外發行，作為他一九七四年六十大壽時的獻禮，他同意了(3)。另有一位



僧侶在一九五九年，也就是他死前的一年，於醫院中將生活記事交給弟子。第三位僧侶是在弟子的要求下，記錄他的日常生活言行，它是以非正式的方式書寫的，如同與友人交談的形式，不受一般社交禮儀的束縛，以及（似乎）未經自心的揀擇或外界的編輯<sup>(4)</sup>。第四位比丘可能也是拋不過弟子的要求，將他的故事錄音下來，但唯一條件是在他死後才能付梓，不久這名僧侶即在一場空難中罹難<sup>(39)</sup>。第五位僧侶則在其茶毘時印行回憶錄——以親筆的手稿印行<sup>(5)</sup>，其他四位僧侶也是如此。另有五位僧侶的生活記事，則是出自弟子之手，他們尊稱他們的老師為「法師」(than ajan)、<sup>(6)</sup>「師父」(luang phan)、<sup>(7)</sup>「師公」(luang pu)。

這些生活記事大部分均以十分隨性的方式書寫，並附錄年表，只是記下一些並非重大事件的瑣事。雖然頭陀僧似乎將事件記得很清楚，但大多未記下事件發生的年度。記事的特点是均未談及外在的世界，外在世界的任何事件，並未影響這些僧侶，或許是因他們獨居森林、洞穴，與世隔絕，不知外界發生何事的緣故。

### 〔生活記事中充滿了許多豐富的資訊〕

從歷史學家的觀點來看，問題在於這些生活記事中充滿了許多豐富的資訊，以及故事中所引發的疑問。當我們讀到頭陀僧步行前往寮國或緬甸追尋禪修大師，他的目的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我們又如何能了解他修行過程中的禪修體驗？我們又怎能理解阿姜曼所看到的聖人、天神

與靈魂的影像？這些傳記與回憶錄以他們生活的一瞥來「嘲弄」我們，使我們無法了解，原因或許是無人能告訴我們，有關他們個人完整的故事。頭陀僧所敘述與記憶的事件，往往都是他們認為最重要的，他們敘述自己的雲遊生活與所接觸過的族群，鮮少提及在曼谷的生活，更不願提及晚年只能住在寺中，無法再漫步森林的生活。對他們而言，這大概是因為已經沒有故事可以述說的緣故。

但是從正面角度來看，僧侶所敘述的，並未照例加入一些「正常」生活故事所應包含的內容，他們並不諱言個人的失敗，例如對談論性欲並不嗤之以鼻或難以啟齒，反而是對批評僧伽當局小心翼翼，唯恐冒犯護持他們的德高望重的高僧。此外，道聽途說也為那些並未清楚或深入記載的事件，提供了一些線索。

由於個人的回憶錄只是記載了一個僧侶的經驗，所以唯有在比較眾多的回憶錄後，森林僧的生活全貌才得以呈現。可是我們又如何知道，那些比較後的生活面貌是真實的呢？畢竟，並非所有的頭陀僧均留下生活鱗爪，暹羅／泰國絕大多數的僧侶並未留下記錄。那些能寫下他們第一手生活資料的僧侶，不是自己精通泰文，就是有弟子能幫他們撰述，而且有在家弟子能負擔出版費。許多已將其生活記事出版的僧侶，都是由皇家支持的法宗派所贊助，這並不足為奇，該宗派只是由泰國少數比丘組成，假使其他傳承的村落僧與雲遊僧，留下與法宗派頭陀僧一樣多的文字記錄，那麼，歷史學家便可從這裡得知，我們對泰國僧團樣貌的認識可以如此不同。

## 雜誌書刊中的森林僧

許多雲遊僧的故事在沒有富裕的在家信徒護持下，於一些暢銷的廉價雜誌上印行，儘管其中包含許多珍貴的資料，但佛教史學者大多忽略這些書刊。這些膾炙人口的雜誌，出現於一九八〇年代初期，若干年後，這些森林僧與他們的教導開始受到歡迎。今日，森林僧的刊物不斷再版，被當作民間葬禮的禮物。其中與禪修僧有關最暢銷的月刊是 *Lokhip* 與 *Phra Aphinya*。 *Lokhip* 目的在於滿足在家人對禪修僧的好奇，是其中比較受用的刊物。在書中，我們可以發現它詳盡地描述僧侶的家庭背景、在山林間雲遊的經歷，以及對所見的在家人看法等，文章內容是以僧侶的訪談為主，或是他們死後村中長老對他們的追思，這些對史學家而言極具價值。

但是這些雜誌也有其缺點，例如，*Lokhip* 雜誌經常從火葬場或印製的回憶錄與傳記中，取得僧侶的故事，但並未刊載出處。此外，這些雜誌將這些僧侶吹捧為阿羅漢或三果聖者，文章中指稱他們示現神通，以及墓中的遺體晶瑩剔透。雖然如此，這些雜誌依然提供若干有關雲遊僧的重要訊息，如這些僧侶來自何處、出家前的職業、在何處圓頂、誰是他們的阿闍梨、他們為何歸入法宗派等。

據我所知，並無強制的法令規範如何使用這些雜誌，也沒有那位史學家或任何人可以告訴我們，那篇是逐字逐句記錄的，或那篇是經過過度編輯的，一切均僅憑經驗與判斷。在看過數





百份這類雜誌之後，人們便會信以為真。這些僧侶親眼所見而描述的事件，大多是可信的，但我們要學著判斷，這些文章那裡是編者或作者的觀點所竄改的。當語文變為方言，加入褒貶，便會煽動讀者，我們可以斷言，這些觀點全都是作者或編者的心聲，絕非來自於僧侶本身。雲遊僧通常以平鋪直敘的方式陳述，使用的常常是本土語言與當地的表達方式，當一篇文章是以平實而直率的方式表達，看來非出自專業作家之手，多半可肯定出自僧侶本人的談話或撰述。因為我們發現，從這些來源中取得的資料皆不足採信，我在使用這些資料時，就會慎重斟酌，我認為回憶錄與傳記中僧侶直率的言談，有時是有用的補充資料<sup>(6)</sup>。

最後，我的評論是針對這些佛傳與文獻學者，他們或許會對我的泰國或巴利文佛教用語，表示異議，我試圖以森林僧的語言來表達，即使這些語言與教義正確的定義有所出入。森林僧所說的，也許與教理上的意義有所出入，以般亞瓦多（Panyawatho）的說法，「為保有森林佛法的品質，雖然一些名相無法與經典的解釋一致，它們仍可作為增長禪修最實用的指導。」當然，去深入頭陀僧的教法與禪修法門，已超越了本書的範圍，但是傳達他們某些本然與風格，卻是我的心願。

【註釋】

(1) 十念是：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戒、念施、念天、念死、念身、安般念（數息）、寂止隨念等十念。



(2) 相反地，行政僧伽的生活記事讀起來像是工作的履歷表，它所強調的是外在形式，如頭銜、地位、計劃等。同樣地，一個學問僧的自傳並沒有發展出個人獨到的見地，鮮少引人注意。

(3) 阿姜帖表明同意將回憶錄出版的理由：「我是一個很真切的人，因此，我不希望死後讓別人來寫我的故事。我決定自己動筆，因為我比任何人更了解自己的生生活，否則在我死後別人會撰寫我的傳記。如果有人不喜歡我，他會以負面觀點來撰寫，他可能會因遷怒而誇大我的缺點。相反地，如果作者愛戴我，他可能會誇大我的優點。」

(4) 阿姜拉表示歉意，因為這些生活點滴是他隨性所寫下的，因此這本傳記並非依時間前後順序而記載的。他說他只是記下「心中的所見與感覺」，他希望別人不會將他的作品當作 *Saram Luang*（以幽默的方式表達他不希望被人檢視與評價）。因為阿姜拉沒有寫作經驗，他並不知道什麼才是「適當」的回憶錄，反倒使他的生活記事更加豐富且具創意。

(5) 阿姜宛茶昆時的回憶錄，*Phra Udomsangwornwisut Thera* 分成兩部分。第一部分的回憶錄佔七十七頁，阿姜宛將其書名簡稱為 *Atta chiwa prawat*，第二部分 *Chiwa prawat lae patipatha Phra Ajan Wan*（《阿姜宛的生平》），是由弟子所編著的傳記。

(6) 在著名的雜誌刊載的僧侶故事情節，可與僧侶的在家弟子所印製的傳記或回憶錄的內容，進行交叉比對。這些通俗雜誌所刊載的文章，可用來查考阿姜曼傳記中姓名不詳的僧侶身分。文章中提及的資料，諸如認定一個人是否是在阿姜曼座下受過訓練，可藉由比對出生與受戒日期的差異來作考察，倘若有人是在阿姜曼死後才受戒，顯然地，他就不可能在阿姜曼的指導下受過訓練。